



希望在春天的路上

今年香港作家聯會成立34周年，時人喜歡用另一稱法：邁向35周年。

一個民間文學團體，在沒有政府任何補助下可以維持34年。34年以迄，香港作家聯會舉辦了近200多場文學講座和文學活動，相信海內外許多讀者的回應（包括歐洲香港沒有任何一個文學團體可以做得好。

「以文會友」為宗旨的文學社團，多次申請政府有關資助，文遠落空，倒是有兩三家一人文學雜誌，發行量數目甚少，文學雜誌為了節省郵費，連郵寄雜誌給作者郵費也省掉。這樣的文學雜誌卻年年拿到政府資助費用。

創辦了30多年的《香港作家》（前身是《香港作家報》），每次申請贊助都被否決。一個有300多名會員、具有悠久歷史的純文學雜誌，竟然不被當局認同，也不知是什麼原因。

《香港作家》雙月刊因出版費用急漲，為節省開支，我們於兩年前把她改為網絡版，覆蓋面更大，作者隊伍不光限於香港一地，還有不少海內外作家加入。如王鼎鈞、張曉風、張香華、韓少功、楊煉、殘雪、虹影、張承志等，真正是名家如林。

我們最近把這兩年在網絡版上發表的文章，選輯結集成單行本，書名是《希望的春天在路上》。以下是我為這本書寫的序：

春天，「我到處看見綠的顏色，希望的顏色。」（海涅）

去年七月初，柏楊夫人、台灣知

名詩人張香華大姐給我傳了一個信息，內容如下：
耀明先生：
平安！
向先生報告一件可喜的事，拙文《張雲門的名字在我心裏放光》登在《香港作家》網絡版之後，引起海內外許多讀者的回應（包括歐洲讀者），新加坡《聯合早報》也將在下星期一重刊刊登，可見電子媒體有無遠弗屆的功能，我是第一次嘗到這個可喜的經驗，向先生報告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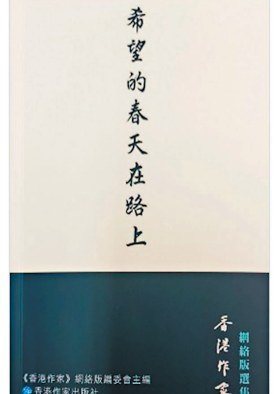
這場疫情暴露了台灣政壇的混亂，暫不多談。

敬祝

安好

香華

《香港作家》兩年前由平面印刷改為網絡版後，讀者的覆蓋面更廣泛，從張香華大姐上面的信息也可見一斑。（上）



◆《香港作家》網絡版文章的選輯結集成單行本《希望的春天在路上》書影。作者供圖



知音

這周我開始了在內地的小提琴獨奏音樂會巡演，慶祝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。能夠在7月回歸月，代表香港藝術家在內地舉辦巡演，意義非凡。據悉，我舉辦的巡演，也是今年唯一一個在內地舉辦巡演的香港藝術團體。在疫情反覆下，巡演最終能夠成行，衷心感謝巡演的策劃組織方吳氏策劃公司。

這家公司已經成立31年，1991年由旅歐華僑吳澤洲及吳嘉童父子創立，目前是亞洲最大的表演藝術經紀策劃公司之一，致力於中外文化的雙向交流。公司的張曉蕊總監，一直聯絡和鼓勵我，協助策劃，為回歸25周年的重要歷史時刻，促成我時隔十年再次舉辦小提琴獨奏音樂會。在我看來，音樂家要成功，離不開藝術行政在策劃推廣上的支持，音樂家完成舞台上的華麗表演，幕布後的配合支撐也極其重要。藝術行政的策劃和音樂家只有秉持相同的藝術理念，才能齊心協力，創造最佳的舞台藝術效果。從這點上說，藝術行政（包括藝術經紀）往往是音樂家最早的知音，而音樂家最大的幸福就是遇到知音。

知音這詞來源於中國古籍《列子·湯問》中俞伯牙和鍾子期高山流水遇知音的故事。伯牙善於彈琴，子期與他偶遇，從琴聲音律中聽出高山流水，說出深意，伯牙與他相識甚歡，欣喜遇到知音之友，相約來年老地方再聚。不幸第二年伯牙赴會，子期已染病離世，伯牙痛失知音，摔琴而去。這個知音友誼的故事，流傳千古，傳為佳話。

音樂家能夠遇到知音，不僅僅是遇到懂得自己音樂的知己，更重要的是遇到懂得相同音樂理念的朋友，齊心協力，用音樂鼓勵更多的觀眾，讓人們的心靈和世界變得更加美好。

2014年韓國電影《上帝的男高音》講述了一個真實的故事，也探討到知音的話題。電影中，韓國男高音辜宰徹，是天才男高音，在歐洲發展。日本經紀人澤田邂逅辜宰徹，邀請他到日本演出，與他惺惺相惜，結下友誼。就在事業巔峰時，辜宰徹罹患甲狀腺癌，開刀後傷及聲帶，無法再唱歌，人生也陷入絕望。但澤田對辜宰徹不離不棄，以誠懇打動封刀多年的日本醫學權威一色醫生為辜宰徹再做手術，使得辜宰徹的聲音再次登台唱出聖歌《奇異恩典》，振奋人心。

電影中澤田和辜宰徹是經紀人和音樂家，也是知音知己，不僅在藝術上，更是在人生理念上。電影最後有一個場景，澤田鼓勵辜宰徹再次登台，但辜宰徹因為不完美的聲音，非常痛苦和猶豫，一直徘徊在街頭。最終他想通了，趕到音樂廳，他向澤田表示，他決定讓聽他歌唱的人一起見證他人生的每一個階段，就算歌聲不完美，只要有一個人願意聽，他就要唱。我想這也是知音的另一個真義，不在於人數的多少，而真正在於得到真心的感知和欣賞，這也是藝術家人生的價值。

我這次的巡演，因為疫情的反覆影響，其實也遇到了這樣的徘徊和猶豫，一些朋友並不是非常贊同，因為他們擔心局部的疫情會打亂我的演出計劃。這周的巡演之前已經調整了很多次，6月中才基本定下來。但是在我看來，演出策劃公司這麼支持我，對我這樣有信心，我一定要和他們同心協力，盡力而為，達成使命。最重要的是，在疫情下，我們希望把音樂的正能量帶給更多的觀眾，我們也希望把香港回歸祖國25周年的喜悅帶到內地和更多的朋友分享，用音樂更緊密聯絡起香港及祖國的心意和發展。



懂得珍惜也捨得放手

電視節目現場觀眾的一句：「香港樂壇沒落了！」似是擲地有聲，但並沒有「一石激起千重浪」的情況，相反香港樂壇有人的態度是「雲淡清風」，然而大部分樂壇中人卻認為此言並非香港樂壇的「癥結所在」，不過帶出了不少相關的話題倒是事實。

「香港樂壇不存在『青黃不接』的斷層，雖然梅艷芳（梅姐）、哥哥張國榮及黃家駒等不幸離世，暫時帶走了樂壇的全盛光景，但不能斷言就沒有後來者。樂壇不乏天王天后，加上生力軍一批又一批地湧現，只是時代不斷變遷，以前的歌迷和歌星都隨着歲月年紀漸長，台前幕後也起了一定的模式變化，這亦是自然而然的進化論，對於不太了解香港樂壇實況的人而言，他們有所疑問屬正常，或許跟這兩三年間，香港的歌影視藝人都跑上了內地的舞台，或在內地定居，這等信息的流量大了有關，若想深一層只不過是『良禽擇木而棲』的本能使然。」仍是香港樂壇一員的歌星接着說：「唱歌是我的職業，也許他日我進入另一階段時，依然可以說當歌手期間我懂得珍惜，在適當的情況下也捨得放手，對誰我也可以交代了。」

已婚歌手的看法是：「在踏入社會工作之前，我有過徬徨，因不知道選擇什麼工作！但對前途並沒有悲觀情緒，多年來家庭教育的觀念此刻就會發揮很大的作用，家人常說開心過一天，不開心日子都要過，要我『騎牛』什麼工也不做，呆等天上掉下來的『餡餅』，或者是『啃老族』，住人屋簷下仰人鼻息，通通我亦不會做，事關做怎樣的工作也是自力更生，自己憑勞力賺錢，就算是食個常餐飲杯奶茶、凍檸茶……那感覺都是『超爽』的，該自己的責任自己扛，像現在婚後養兒育女是我此階段的『頭等大事』，有責任心的人，哪有這麼多思緒去傷春悲秋，顧影自憐！」



德哥的廚藝之路

看到身邊不少強人都有着不尋常的故事，聽這些強人講自己的種種，我就似跟着他們，走進了他或她的世界裏，沉醉在他們的故事中！

面前坐着一位相貌慈祥，且十足像笑佛的大師級人物，他便是飲食界的大佬，百樂潮州酒家的行政總廚，群生飲食技術人員協會、群生慈善基金會的理事長許美德（德哥）。認識德哥這些年，都是在各個不同的飲食活動場合，我便是在因為德哥和藹可親，同時見到在場人士對他的尊敬友好的態度，因此我也對這位有多面之緣的大哥「另眼相看」。

這一日多謝馮太楊子矜，我們約午膳，臨時說不如去德哥那間吃，而我也多時未食過他們的潮州菜，當然想去試試！德哥很有心，早為我們準備了他們最好吃，又最多人喜歡吃的菜式，讓我們有限的胃口嘗了超好吃的食物。

吃德哥特別安排的美食，聽德哥的廚界發展史，本身是潮州人的他，上世紀八十年代跟父母來港生活，儘管父親做雜貨二手批發生意，但他們還是住在天台屋，生活環境不是那麼好，母親來了香港很不適應，父母常常因此而嘈吵，結果兩人決定分開了。父母分開也難為了子女，德哥被迫在父母之間選擇，可能天生性格

照顧人保護人，因此他選擇了跟母親生活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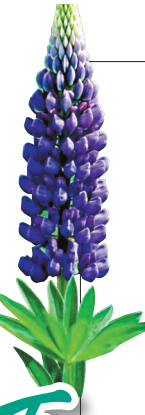
德哥在九龍城區開始與母親在那裏生活，那裏是潮州人的地界。當然那些年九龍城還不像今天，被到處以打卡為生的吹噓得厲害，它還是一個很自在的普通小市民的生活的地標。不過的確是大家都在追求自己的理想生活的小區。我小時候便常常跟母親去九龍城買磁，買一些我們平時吃不到且便宜的東西，包括凍肉，母親的滷豬肉豬肝是我至愛。

小小年紀的德哥追隨着母親開始打拚的生活，他暗下决心一定要做出成績，而硬淨的潮州母親也為了不被老公看低，兩母子什麼工作也做，不怨天尤人地捱下去。直至有個機會得親友介紹德哥去做酒樓，那是他接觸飲食業的啟蒙時期！

（下週繼續）



◆德哥請楊子矜和我品嚐百樂潮州菜！作者供圖



紫藤花下漸黃昏

未見過紫藤之前，聽朋友說紫藤之美。朋友似乎在背誦文章：「有的花，雍容華貴，手姿卓絕，一顧傾城，一瞥驚鴻，富貴之氣盈面而來，誰人不知這花的名字叫牡丹。有的花，碎碎點點，似不起眼，花一綻開卻芬芳馥郁，香氣四溢，叫人難忘記，這是清雅的桂花。而有的花，絢麗芳香，燦爛明麗，盛開季見花團錦簇，燦若雲霞。」背完畫面語後，再用白話跟我說：「你找機會親眼目睹那密密匝匝、紛紛揚揚的花瓣雨，或說紫色瀑布，唔……應該像流蘇，不不不，看着就是一片紫色花海……」再思考一下，朋友用感嘆結束對話：「你見過珠簾懸掛？瓔珞遍垂？就那樣唯美浪漫，你一定要親眼看見，才知紫藤花究竟有多美！」

一大堆活色生香的形容詞，讓人心蕩神馳的紫藤花仍留在文字裏。南洋尋不着紫藤，一直到有一年春天，一團藝術家到加拿大采風，一路上頻頻和金黃色洋水仙及深紅淺紫粉嫩的櫻花相遇，正在目不暇給之際，車子停在維多利亞寶翠花園。

很久以前讀過「亂花漸欲迷人眼」、「萬紫千紅總是春」，實現在寶翠花園裏。舒適寫意地漫步，迎面而來的姹紫嫣紅，爛漫怒放的鮮花品種數不勝數，無法想像花園前身是一座佔地5.26公頃的礦廠兼混凝土工廠，老闆羅拔布查德將石灰礦場採伐殆盡後，愛花的夫人珍妮·布查德不經意間種下喜歡的玫瑰，於1905年聘請日本景觀設計師規劃了一個日本庭園，1929年又建造一個意大利風格的花園，並擴大大玫瑰園，其中最著名的是由採礦後遺下的深坑改建的「下沉花園」。

這個佔地十大最美私人花園，單是黃水仙和鬱金香就有20萬株，為了四季有鮮花供人觀賞，花園尚有700多不同品種的花樹。一天種一種，700多種要種上兩年多呢！花園修建初期，有位英國植物學家過來參觀，語

帶輕蔑對布查德夫人說：「你這裏的花雖然種類繁多，但有種花肯定沒有。」珍妮虛心求教是什麼花呢？英國人高傲地說：「藍色的罌粟花。」原來他就是發現了藍色罌粟花而獲得皇家園藝學會獎的年輕人。珍妮帶年輕人參觀時，指着一叢藍色罌粟花問道：「你說的是這種花嗎？」

就連罌粟花也在萬花叢中，所以在花園裏遇見紫藤花也無須驚訝了，卻叫嫵媚優雅的紫藤花驚豔之極。「夢幻浪漫的紫藍瀑布，鮮豔絢爛的紫紅垂簾」，並無絲毫誇張。大家心動目眩爭相拿起相機。那個選用菲林攝影機的年代，要看照片要先沖洗出來。陶醉在風情萬種的紫藤花瀑布下的一眾畫家，去機場的巴士上，仍滔滔不絕在誇讚紫藤的非凡魅力。後來教學生畫紫藤，未開始動筆先看照片，紛紛驚呼紫藤的美艷，重演一見鍾情的畫面。沒想其中一個特愛文學的學生說，唐朝有個不喜歡紫藤的詩人。

紫色在唐朝是高貴顏色，只有親王和三品以上的官員才有資格穿紫色。人間紫禁是皇帝住的地方，天上紫微是皇帝星。紫微代表皇權，紫微命指的是皇帝命。紫藤尚是長壽樹種，象徵富貴長壽的紫藤多種在皇宮和貴族庭院，也成寺廟的標配。串串簇簇的紫藤花垂懸如同搖曳的綵帶垂簾，加上陣陣香氣，既典雅大氣，又如夢如幻，栽種紫藤之地總帶詩情畫意。李白的《紫藤樹》：「紫藤掛雲木，花蔓宜陽春。密葉隱歌鳥，香風留美人。」李德裕把對紫藤的懷念刻畫在詩裏：「遙聞碧潭上，春晚紫藤開。水似晨霞照，林疑彩鳳來。清香凝島嶼，繁艷映苔苔。金谷如相並，應將錦帳回。」然而，同是唐朝人白居易，卻把趨炎附勢、攀附權貴的小人比作紫藤：「藤花紫蒙茸，藤葉青扶疏。誰謂好顏色，而為害有餘。下如蛇屈盤，上若纏紫紆。可憐中間樹，束縛成枯株……先柔後為高，有似談倖徒。附着君權

勢，君迷不肯諫。又如妖婦人，網繆蠱其夫。奇邪壞人室，夫惑不能除……」

提起白居易，誰人不憶《琵琶行》，從「潯陽江頭夜送客，楓葉荻花秋瑟瑟」到長安歌女的琵琶樂聲「大弦嘈嘈如急雨，小弦切切如私語。嘈嘈切切錯雜彈，大珠小珠落玉盤」，再到「莫辭更坐彈一曲，為君翻作《琵琶行》。感我此言良久立，卻坐促弦弦轉急。淒淒不似向前聲，滿座重聞皆掩泣。座中泣下誰最多？江州司馬青衫濕。」詩人分明在歌女的琵琶聲中流自己心事的淚。

原來自居易有個青梅竹馬戀人湘靈，自白的母親反對導致分手，白居易的詩「我有所念人，隔在遠邊鄉。我有所感事，結在深深腸。鄉遠去不得，無日不瞻望。腸深解不得，無夕不思量。」令人悵惘。他帶著愛而不得的遺憾奉母命娶妻時已經37歲，44歲再遇40歲初戀人湘靈，據說相逢地點就在潯陽江頭。

偶遇成就他兩首《逢舊》：「我梳白髮添新恨，君掃青蛾減舊容。應被傍人怪惆悵，少年離別老相逢。」「久別偶相逢，疑疑是夢中。即今歡樂事，放盞又成空。」當人們都說白居易詩《長恨歌》「在天願作比翼鳥，在地願為連理枝，天長地久有時盡，此恨綿綿無絕期。」敘述的是唐玄宗與楊貴妃的愛情悲劇，後來的研究者卻認為，這首情真意切、催人淚下的詩是白居易藉着對歷史人物的詠嘆，抒發自己悲痛的心情。

寫感情詩淋漓盡致的白居易，寫到那麼美的紫藤卻欲語還休。年輕守寡的母親身體多病，他到慈恩寺為母親祈福，見寺廟門口華美的紫藤花在即將過去的春天裏漸次凋落，詩人感傷「慈恩春色今朝盡，盡日徘徊倚寺門。惆悵春歸留不得，紫藤花下漸黃昏」。看着輝煌燦爛的紫藤正在一朵一朵飄落，詩人深刻體會「人生沒有完美」和「不完美的才是人生呀」。



本地一定要支持?

大家近來都在爭論一游水青春劇的爛尾。我少看港劇，不論是舞台劇還是電視劇，真的戒掉多年了。因為劇本真的不行，對白也十分奇怪。我是十分支持香港電影的，但電視劇實在難以恭維，我寧願花時間在網上找日韓劇，也不願在下班的時候看匪夷所思的劇情。近年，有了不同的串流平台，這麼方便重溫不同國家地區不同時代的劇集，自然更沒有理由去看本地的。今時今日，要拍出能吸引香港人的劇集，其實也是很難的，畢竟這是連上年紀的人也懂Netflix的年代了。

近年ViuTV有不少話題之作，我也嘗試開來看看，不是故事沒有追看性，就是對白十分「離地」。今次的青春劇《I SWIM》，更有鏡頭聚焦失敗的整段影像，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，還以為是什麼新手法。

ViuTV要帶着革命的形象去做好

每一個電視範疇，當然是不容易的。音樂、綜藝、戲劇……在不同節目的製作中，看到的是有心但無力。有時有好的構思，但執行起來，製作上還是十分多甩漏。做騷的音響、拍劇的鏡頭和打燈，不止一次，在ViuTV台裏看到很多不可能出街的形象，委實很難接受只以原則口號來作支持？

說回青春劇，其實真大有可為。一向是青春片題材的忠粉，由《一碌蔗》到《烈日當空》的電影也十分喜歡。說到電視劇青春片，一定要數香港電台的Y2K系列，絕對是香港電台的代表作，不讓《獅子山下》成為其唯一戲劇里程碑。

青春劇不能只有靚仔靚女，也要拿捏如何能呈現他們的關係，讓火花不止來自劇本，也來自演員，這才是青春片的魅力。另外，就是港劇普遍的最大問題——缺乏資料搜集及細節，完全不能將背景細節的真貌呈現出來，這也是難敵外來製作的原因。



面目模糊的男人

最近天氣特別熱，路過幾處工程場的場地，總能看到一群汗流浹背的中年男人，躬身工作，偶爾起身換工具時，安全帽下黑紅色的臉露了出來，汗水奔流，沖得面目模糊。

男人很像海灘上的沙子，尤其是已婚的男人，顏色和形狀相差不大，偶爾有人從海灘上走過，踩出一些潦亂的腳印，海浪隨意捲上幾卷，沙灘馬上又面目模糊成一片平無奇。

大部分地區長久和平沒有戰爭，男人的荷爾蒙和雄性天然充沛的體力，很容易對周圍的環境造成破壞，這就需要一份相對固定的責任，將男人的時間和精力封印其中。婚姻和家庭，便是最社會化也是最理想化套住男人的繩索，讓他們可以心甘情願地做一頭拉磨的驢子，一團一團、一團一團，老老實實地消磨着銳氣，日復一日地規範鬥志，最後，變成一個面目模糊地丈夫和父親。他們只要按時提供薪水，支撐一家老小三餐無虞四季無恙，就可以貌似威嚴實則可有可無地隱居在家中。

稍稍留意身邊常常打電話回家的人，就會發現，接電話的通常都是媽媽，偶爾爸爸接電話，一兩句簡單的問候後，打電話的人肯定會不經意地問出一句「我媽呢？叫她接電話吧。」沒有人關心過，此刻，手裏正拿着電話的男人心裏的滋味。這跟男人訥言、不善於和孩子打交道的秉性有關，更跟社會倫理給男人套上的嚴肅人設有關係。

在很多人印象或是筆觸裏，父親都是一個含糊的輪廓，要用一個具象的詞語來形容，實在不太容易。於是，最後都如同作業一樣，用一句語焉不詳的父愛如山，草草敷衍了事。本來是最親近的人，描述起來卻像是在大霧茫茫的水面上，連一片可以落腳的小舢舨，也難以找到。睜大眼睛竭力搜索一番的結果，也不過是影影綽綽的，彷彿一叢叢葦草，頂多岸邊還有幾棵稀疏寥落的樹木。

我有很多已婚的男性朋友，一天中最享受最放鬆的片刻，不是在公司，也不是在家裏，而是下班後，在車庫裏獨處的十多分鐘。不用表情，不用思考，甚至動也不動。安靜抽支煙，靠在駕駛位的椅背上，不用隻言片語，與揮汗了一天的自己，做一二次日結式的和解。隨後，便拎着包，左肩挑着丈夫的責任，右肩挑着父親的尊榮，神情自若氣定神閒地進入角色。

我常常想，這些朋友的孩子長大後，在他們的記憶裏，父親是不是也如上一代，再上一代，更

上一代的人一樣，除了父愛如山，再無溫存豐潤的細節，值得長久回味。

十幾年前，在雲南沾沽湖邊小住過幾天。當地的摩梭人，仍然盛行男不婚女不嫁的走婚制度，成年男女兩情相悅，便可以生兒育女，沒有婚姻責任和財產糾纏。每個家庭都只有外婆、媽媽、小姨、舅舅，坐在灶火上的外婆，是一家之主。原生家庭裏的秩序，生而有的之，無須隨着成長需要重新調整和適應，尤其是男人，在一個角色裏，始終一成不變。順其自然地活着，懵懵懂懂也好，威武雄壯也好，落寞孤單也好，大致上更接近未經複雜社會關係塑造前的樣子。很顯然，這樣的男人和這樣的生活姿態，現在已遠不能跟因為旅遊和商業，帶給當地女人們的覺醒。走婚制的消亡，亦如地球變暖冰川融化的速度，一年快似一年。

賈平凹在一篇散文裏談起自己住在商洛鄉下的父親時說，他的作品從來沒有寄過給父親，偶然聽親戚說，父親曾去縣上幾個書店、郵局跑了半天去買他的作品，但都沒有買到，他聽了後覺得很傷感，以後寫了新的作品，就專門寄一份給父親，父親每每又寄還給他，上面用筆，批了密密麻麻的字。